



贵州作家

王蒙题



第二辑

木偶

马学文

绝路

孟学祥

姚辉诗选

姚辉

体味牛津

袁仁庆

我静静闭合我的花

陈春琼

GUIZHOU ZUO JIA

贵州人民出版社

貴州作家

(第二輯)

王蒙題 

貴州省作家协会 編

貴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作家·2/贵州省作家协会编.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6

ISBN 7-221-07372-4

I. 贵... II. 贵...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贵州省—当代

IV. I21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2498 号

书 名 贵州作家

著 者 贵州省作家协会编

责任编辑 夏文琦

封面设计 孔海蓉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221-07372-4/I·1498 定 价:25.00 元

李军亲临

『贞丰旅游形象大使』

活动现场指导



◀ 布依姑娘杜美

▼ 布依姑娘饶方梅



▲ 张国华县长为“贞丰旅游形象大使”颁奖

► 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军亲临会场指导（左一李军、左二黔西南自治州书记许正维、左三黔西南自治州州委、宣传部长谢凤莲）



▼ “贞丰旅游形象大使”海选现场



► 苗族姑娘阿瑶

《多彩贵州风》 揭开第六屆『相约北京』 的序幕



由中国艺术界著名编导丁伟、著名作曲家李沧桑、著名舞美专家鞠毅、苗族歌后阿幼朵等各路高手担纲，专为宣传、推广贵州旅游文化而量身定做的大型民族歌舞节目《多彩贵州风》成为贵州对外宣传的标志性品牌。其艺术魅力，在于对“贵州多元文化”的新解读，保存完好具有鲜明特点而又丰富多彩的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是支撑《多彩贵州风》风吹山外，风引全国的基石。

图 谢 强
文 沈 彬

沿河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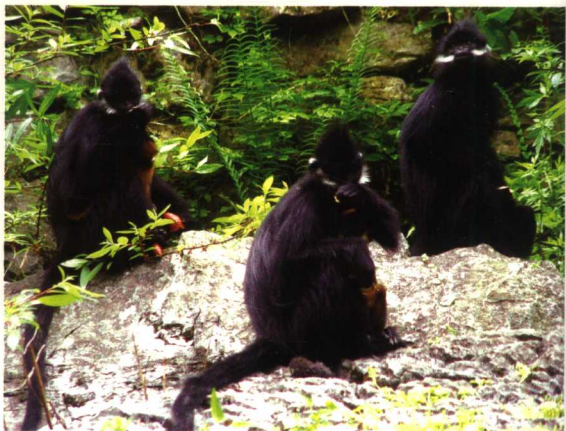
▲ 夹石峡 (杜晓军 摄)



▲ 白龙过江 (田茂昌 摄)



▲ 乌江山峡古纤道 (侯雄 摄)



▲ 国家级麻河保护区精灵黑叶猴 (侯雄 摄)



▲ 沿河清代土家民居——鲤鱼池吊脚楼 (中帆 摄)



▲ 银董峡景色迷人 (田茂昌 摄)



▲ 乘风破浪穿奇峡 (李贵云 摄)

茅台文学丛书

『贵州作家』

编委会第一次会议



茅台酒新景



《贵州作家》编辑委员会

顾 问：龙志毅 龙超云 袁仁国

编委主任：井绪东 刘和鸣

编委副主任：汤保华 苑坪玉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井绪东 韦文扬 李发模 刘和鸣 汤保华

苏 丹 吴学良 苑坪玉 欧阳黔森 罗双全

罗吉万 罗迎贤 罗建明 孟学祥 赵剑平

赵朝龙 姚 辉 唐亚平 唐流德 袁政谦

黄健勇

主 编：苑坪玉

副 主 编：唐流德 欧阳黔森(常务) 苏 丹

编辑部主任：孔海蓉

澄壽周

生作漫寫像

為壽生先

丙戌孟春

等

黑主宰

新秀才

作有小說

其代表

文學創作

年代初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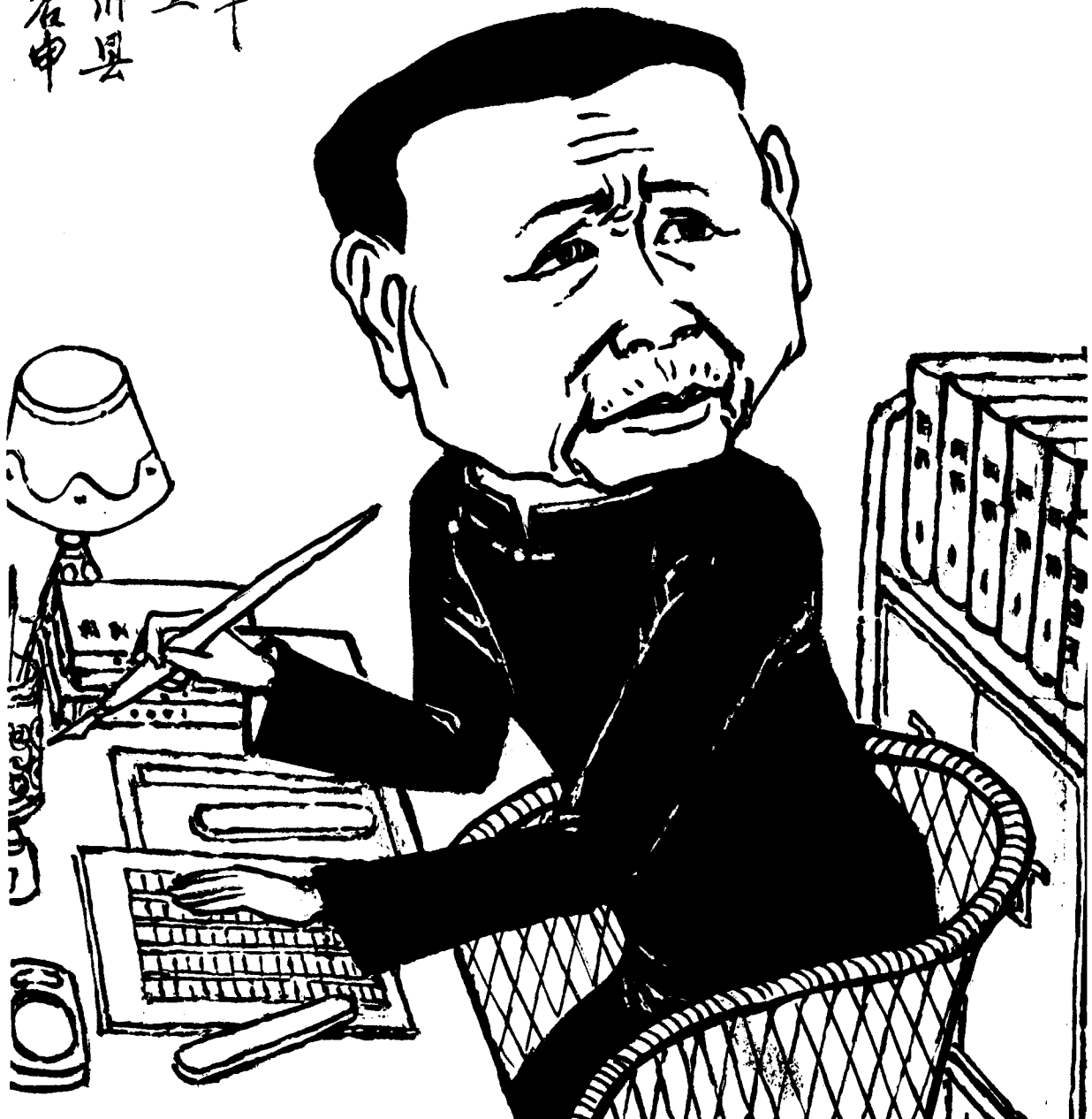
以二十世紀三十

年於一九九六年

人一九零九年生

尚賢貴州務川縣

作家壽生原名申



前言

《贵州作家》第一辑出版后,在贵州文坛,乃至全国文学界都引起了很好的反响。《贵州日报》发表了文学评论家孟繁华、王干、《十月》杂志主编王占军等文学界著名人士的专访,《中华文学选刊》当即转载了《贵州作家》的一篇小说。与此同时,编辑部不仅收到大量给予肯定和称誉的来电来信,还收到大量就《贵州作家》本身或其中作品的评论稿件。我们很想告诉大家这些振奋人心的具体信息,但《贵州作家》毕竟才刚诞生不久,选发来信来电似乎有些自我炫耀的感觉,于是只有择发几篇评论,借此希望读者的厚爱得以报答,作者的创作得以指点,编辑的水平得以提高。

本辑《贵州作家》按照既定方针,中、短篇小说和诗歌部与各推一名作家。中篇小说推介的是青年作家马学文和他的《木偶》。马学文现在我省威宁县从事基层新闻工作,其创作以良好的艺术感觉,生动的细节把握,极具张力和幽默感的语言为主要优势。而艰辛的生活成长过程以及长期的基层工作经历,又使其对贫困地区农村和基层生活有着深刻的独特感受。因此,马学文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和地域特色往往同样鲜明,从而形成了沉甸甸的艺术感染力。《木偶》是马学文较具代表性的一个中篇小说。作品通过主人公马同从一个质朴的农村少年蜕变成一个人格堕落的帮凶,亲手扼杀了自己少年时期相恋女友的故事,深刻揭示了生活贫穷和社会腐败对人性的摧残与毁灭。读来令人扼腕之余,不能不引起沉思。

短篇小说我们则选择推介了孟学祥和他的《走向末日》。孟学祥是我省黔南州的毛南族青年作家,现在都匀市黔南州文联主编《夜郎文学》杂志。在我省文学创作队伍中,少数民族作家历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军。孟学祥是近几年创作成就突出的少数民族作家之一,其作品极具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但又不乏时代感,读来亲切清新。《走向末日》是一篇描写独山抗战事件的作品,其特有的积极意义自不必多言,关键还在于作品体现了孟学祥创作的另一种风格。

诗歌部分,我们隆重推介了姚辉和他的诗歌。姚辉是我省卓有成就的青年诗人,具有相当突出的艺术天赋。他的诗歌风格沉稳,想象奇特丰富,意境深邃阔远,抒情言志,相得益彰。尤其诗作者讲究炼词炼句和注重诗歌韵律,颇得古典诗词的意蕴。

为了培养文学新人,本辑《贵州作家》专为我省 80 后作家开辟了一个“黔中新秀”的作品专集,同时推出了三名青少年作者,其中最小的才 18 岁。他们的作品当然还较稚嫩,但其清新的格调、蓬勃的朝气和新潮的言语方式,毕竟显示出这一代人所特有的优势。读一读这些作品,不仅能加深对当前青少年思想的理解和沟通,而且能使人感受轻松和活力。

继承和创新是《贵州作家》的一个特色。继蹇先艾之后,本辑重点介绍了我省务川县的老作家寿生。寿生是与蹇先艾同时代的作家,其作品曾受到胡适的很高评价。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现在的很多人对寿生缺乏了解。为此,我们在编发了一篇回忆他的文章同时,还选发了他的一篇旧作《新秀才》以飨读者。

《贵州作家》还开辟了一个“文坛旧事”专集,特约了我省一批老作家和老编辑撰写当年贵州文学发展的回忆文章。本辑编发了四篇。从这些生动逼真的历史回忆中,可以看到贵州的文学工作者是经历了怎样的坎坎坷坷,怎样的筚路蓝缕一路走来,才形成了贵州文学发展的今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作为一个真正的作家,看了这些文章,还有什么理由不珍惜眼下的文艺春天,还有什么理由不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文学佳作呢?

当然,《贵州作家》编得好不好,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还得由读者说了算。但无论如何,《贵州作家》既然起步了,就得走下去,唯一的希望就是我省广大作者能和我们共勉。

中国作协六届九次主席团会议及第六次全委会

► 左起（陈忠实、金炳华、王蒙、张健、叶辛、张平、陈建功）

高伟 摄



▲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左一）和贵州省作协副主席、秘书长苑坪玉（右一）在一起

高伟 摄



► 大会主席团会议会场

高伟 摄



◀ 大会会场

徐福生 摄

目录

前言

中篇小说

木偶	马学文	3
月食	王建平	37
官人	刘毅	57

短篇小说

绝路	孟学祥	80
拖鞋老二	张麟	85
鸟叫	王农	93
疾走中秋	吴舫舫	101
盘江桥风云	李泽文	114

茅台论坛

在《贵州作家》编委会上的讲话	袁仁国	111
好酒文无忧	葛红兵	112
国酒茅台赋	徐康	113

黔中新秀

起跑线上	赖雨亭	126
淡出	王丹阳	132
异国寒愁	岳子泓	135

诗歌

姚辉诗选	姚辉	136
十月(外四首)	李胜勇	140
秋风中,谁握住了最后一片落叶(外一首)	石忠华	142
某一个日子(外一首)	赵伯鸿	143
深秋的河流(外一首)	赵永康	144
月亮河·郎岱(外一首)	祝发能	145
银杏恋(外一首)	赵雪峰	146
呼吸	李勇	147
山野风景	刘毅	148
贵阳杂咏	邓健	149

散文

文坛往事

北平“拉丁区”的偷听生	申元初	151
寿生旧作·新秀才	寿生	156
工农兵绥阳改稿学习班	涂尘野	159
贵州文学的黄金时代	卓廉操	161
九月的追溯	袁仁琮	165
文学爱好者的宿命 ——二十三年前的回顾	雷智贵	167

域外随笔

体味牛津	袁仁庆	169
费城,大雅大俗之地	余未人	171

人生况味

我静静闭合我的花(外一章)	陈春琼	174
想起梁启超	韩可风	177
临池走神	漆春华	179
咖啡情怀	杨启刚	180
老根(外一章)	张翊奇	182
年味	聂洁	184
影子的方向	吴学良	186

文学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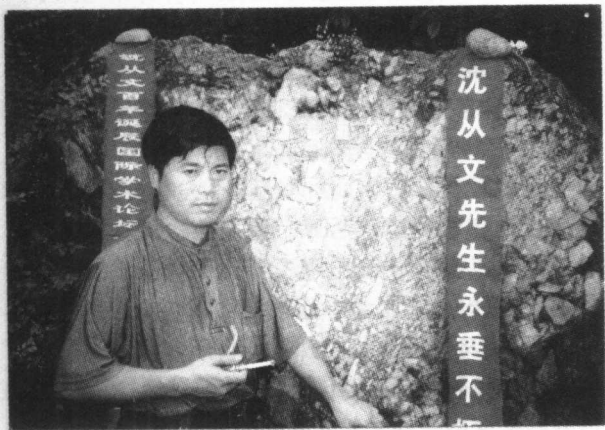
西部文学的气魄和力量 ——评近年来的西部长篇小说	孟繁华	188
旗子和镜子的错位变奏 ——关于王蒙的八个问题	王干	193
苦涩凝重的人生画卷 ——评王华的中篇小说《老师彭人初》	张鹰	204
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能否可能 ——译吉柚权的《野驴》兼及当下的动物叙事	刘忠	206
“肉身”的潮起潮落 ——谢挺短篇《肉身》及与文学母题相关的一些问题	牛学智	208
小说《爱别离》结构解读	高守亚	211
民间·知识分子·政治权利 ——读亚光长篇小说《野猫冲旧事》	墨笛	213
关岭笔会感言	罗吉万	215

信息瞭望

217

木偶

■马学文



马学文,1965年生,初中毕业后种过地,当过兵,经过商,流过浪。现在威宁县报社供职。1998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山花》、《红岩》、《解放军文艺》、《当代小说》、《山东文学》、《鸭绿江》、《橄榄绿》、《西南军事文学》、《春风》、《岁月》等刊物,其小说曾被《小说选刊》选载。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夜郎王》编剧(与人合作)。贵州省作协会员。

1

七月半那天早晨,我接到县里寄来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全村就我一个。我高兴,我爹也张着缺牙半齿的嘴,乐得胡楂子一龇一龇的,像条想咬人又咬不着人的老狗。

吃完早饭,爹抹着嘴说晚上是鬼节,今年得多称些纸钱来烧给在阴间的各位祖宗,阴比阳同,他们要在阴间帮儿孙办成一件好事,没有钱肯定不行,搞不好还欠着人家的情理。说过话,就上楼从囤箩里撮了

半褡裢苞谷,一歪一拐地扛着去了小街。爹的腿从小就一只长一只短,走路难得其平,几十年的风雨人生路全是一歪一拐走过来的,只是扛着褡裢走起来比平时看上去费劲多了。

那几天,村里人都议论说,看来马家这火链(下子)是要翻梢(身)了,真是一代蔫蔫一代鲜啊。个个见了我都很亲热地叫着我“小马桶”你高中了?我说高中了,嘿嘿。心里热乎乎的一片艳阳。谁知到学校报过名,才发觉全班同学就数我最穷最矮也最难看。而且我初中的同班同学,外号“骚棒”的谢小冬也升了高中,我心里一下就凉了半截。

2

开学那天先排座位,班主任张木瑞老师把我们叫到教室门口,让全班男女生按高矮秩序各站一列横队,然后叫男生依秩入室从后排坐起,最后才是女生。结果,我和一个扎着两条小辫子,长得有点像还珠格格的瘦个子女生同了桌,后来我才知道她叫范世莲,也是农村人。

我们刚刚坐下,室内一片哗然,尤其是坐在我后排的“骚棒”谢小冬笑得特别忘情。我不知道他是笑啥,就回过身来往后看。“骚棒”见我一脸茫然,笑得更是张狂,泪花子都从眼里流出来了。幸好从后面进来的张木瑞老师叫住了“骚棒”,问他笑个啥子。谁知“骚棒”却死活不说。张老师只好问和“骚棒”同桌的一个嘴巴长得像鲁迅先生的男生,男生被逼不过,只好吞吞吐吐地指着我和范世莲,说是谢小冬说他们俩是武大郎和潘金莲。话音刚落,教室里立刻哄堂大笑。

一听这话,我浑身火烧火燎的难受,范世莲也是一脸涨红,我这才发现张老师把全班最难看的男生和最好看的女生安排在一桌了。张老师瞅了我们俩人一眼,也忍不住笑起来。但他马上就止住笑正色道,谢小冬同学要注意影响,今后不能拿同学的生理缺陷开玩笑。说罢转身走上讲台,打开书说上课吧上课。

下课的时候,“骚棒”一把抓下我头上开花冒朵的破棉帽甩到地上,说一朵鲜花鲜又鲜,可惜插在牛屎边。我说牛屎边插不插鲜花关我帽子球事,又不是我帽子硬把鲜花采来插在牛屎边的?范世莲也拿眼狠狠地瞪着“骚棒”说,谢小冬,大家都是同学,你最好少开点黄腔。“骚棒”撇着嘴反唇相讥,说刚刚坐了一节课就晓得心疼人了,武二郎真是艳福不浅啊。“骚棒”的话又来同学们的一阵哄笑。范世莲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咬着嘴唇,泪水在眼里一闪一闪的。突然捂住脸,埋头呜呜地哭着跑出了教室。

我攥着拳头,很想给“骚棒”那张阴阳怪气的脸狠狠一拳,可我不敢。“骚棒”足足高出我一个头,要真动起手来,我未必是他的对手。就算能赢了他,那也是万万不能打的,因为他爸就是我们太平镇的镇长。我和“骚棒”在太平中学同班读了三年初中,也活活让他欺负了三年。三年来,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在梦里把“骚棒”翻来覆去揍成了肉饼,可天一亮起了床又只能望着他干瞪眼。怨谁呀?还不就是一个命字,谁叫人家是居民,你自己是农民,谁叫人家的爸是呼风唤雨的一镇之长,你自己的爹却是土里刨食的农二哥呢。

于是,也像每次“骚棒”把我的破棉帽抓下来甩到地上一样,我只好忍气吞声从地上捡起破棉帽,拍拍上面的灰土重新戴到头上。心里却暗暗发誓,这回上了高中得好好学习,下半辈子不能再当农民,更不能再让“骚棒”的儿子从自家儿子的头上抓破棉帽摔了。

3

吃午饭的时候,同学们叮叮当地敲打着碗筷往食堂去了。我家里穷交不起钱吃食堂,就独自夹了本书回到宿舍,从压在枕头下面的粮袋里掏出个苦荞粑粑,躺在铺上边嚼边复习老师讲过的内容。

宿舍后门外是农民的承包地。这时节,地里种着黄壳的包谷、白花的洋芋、红皮的南瓜和绿叶的萝卜。每每地里的苞谷被扳洋芋被抠南瓜被摘萝卜被拔,地的主人就提着锄头扁担撵到学校,让学生一个个抬起

脚板来合鞋印,谁的鞋印合地里的脚印谁就是偷粮的贼,结果还真逮到好几个手脚不干净的学生。

我的铺在二楼,床头正对着后墙的窗子。据说窗子上以往有造型很别致的木格子花窗,但由于起夜的学生都对着花窗方便,天长日久,木格子花窗都被尿水淋腐烂了,现在连窗条也不翼而飞,只留下洞开的窗口和窗口下面被尿水在墙上冲刷出来的沟沟壑壑。这会儿,扑面吹来的秋风夹着臭烘烘的尿臊味,弄得我满嘴嚼着的苦荞粑粑都腥臭起来。

这时,一股浓烟突然从楼下冒出来,我以为是什么地方着火了,忙放下书去看个究竟。才知是几个同学在一楼生了几垄火烧洋芋和煮包谷稀饭,其中一个正四脚四手地趴在地上歪着嘴吹火,鼻涕眼泪涂了一脸,待他把火吹燃从地上直起身来,我才看清原来是和“骚棒”同桌那个长着“鲁迅嘴”的人。他也看到了我,就又抹了一把脸上的鼻涕眼泪,笑着问我吃了没有,我扬了扬手里的苦荞粑粑,说正在进行。

他说还是你方便,我问他咋不去吃食堂,他说能吃食堂谁还愿受这份活罪。后来他告诉我他叫唐家华,坏名叫“鸭子”,家里穷,交不上每周五块五毛钱的伙食费,只好自己带包谷面来煮稀饭吃。我也自报家门,说我叫马同,因为同与桶近音,所以从小人家都不叫我马同只叫我“马桶”你也就叫我“马桶”吧。我告诉他我也是家庭条件太差才没有去食堂吃饭。本来也是打算从家里带苞谷面来煮稀饭吃的,后来我爹怕我煮稀饭耽搁念书,才给我烙了十二个苦荞粑粑,让我一顿定量一个。说着我将手里的苦荞粑粑分了半块给他,他咽了口唾液推开我拿粑粑的手,说他不能白吃别人给的东西。我说都已经是同学了,你还客气个啥。他说那你得喝我一碗稀饭。我说我喝就是。

4

下午上物理课的时候,我看到板凳中间被人用粉笔划了条白线。范世莲把半边屁股搭在板凳那头,一边歪扯扯地避着我,一边装模作样地趴在桌上看书,我进来也不看我一眼,好像我真是只眼不见心不烦的臭马桶。我只好在板凳的这头坐下来,中间隔着长长的距离。

我埋头正往书包里找书,范世莲突然站起来,板凳便一下子翘起来,将我重重地摔在地上。书包里的书本、文具还有一只我从家里带来的木偶,全都撒了

一地，屁股也摔得辣乎乎的疼。特别是那只木偶，竟然滚到了范世莲脚下，我只好像狗一样哈着腰从桌下边爬到她面前捡回来，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我这才发现教物理的陈兴安老师早已站在讲台边，大家都齐刷刷地起立，正准备给他问好。我也顾不得屁股疼痛，慌慌张张爬起来，哈腰向陈老师问好。

这时候，不知是谁放了个悄悄屁，整个教室立刻像被人泼了一桶大粪，无影无踪的臭臭。“骚棒”趁机煽风点火，说“马桶”这个狗日的整天抱着苦荞粑粑熬吃哑胀，把苦荞屁都胀出来了。平时和“骚棒”玩得比较好的张猫和施朝辉也跟着附和起哄，说难怪有股烂苦荞叶子味，原来是他龟儿子放的毒气。说教室里怎么能放马桶呢？干脆把它扔出去算了……陈老师忙制止说，算了算了别吵了，放屁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嘛，大家不要小题大做弄得这么紧张。说着又乜了我一眼，说，不过马同同学以后也要注意节制饮食，暴饮暴食一是不利于身体健康，二是上课时候污染空气也影响大家学习，影响大家学习大家就不欢迎你了。

陈老师这么一点拨，坐在身边的男女生纷纷往两旁歪开身子，还一手捂着鼻子，一手不断地朝着我煽风。于是整个前排就像举行一场男女生拔河比赛，而我就是正中的裁判，既不能往左歪，也不能朝右挪，只能傻乎乎地呆坐着，任全班同学都把讨厌的目光利剑一样在我身上划来划去。

不久，我和范世莲的关系有了些微妙变化。有天上晚自习的时候，我看到范世莲的身子慢慢往一边倾斜，我以为她要站起来，就用手暗暗撑住板凳，以免凳子翘起来摔着自己。同时竖着耳朵，悄悄听着她那边的动静。于是，我听到她竟然放了个不太响的屁。屁的响声把她的脸都吓变了，嘴唇不住地哆嗦。看得出她是想歪着身子悄悄把屁放了，没想到反而弄出了更大的响声。好在大家都认为她这样漂亮的女孩，不可能放这样难听的屁，大家都把目光狠狠地瞪着我。“骚棒”还站起来，在我背上重重擂了一拳，说“马桶”你狗日的又烂肠瘟了。说着又要来抓我头上的破棉帽，我忙双手捂住头说，你能管天管地还能管人屁放屁？

“骚棒”抓不到我的帽子，又在我背上擂了一拳，才骂骂咧咧作罢。

第二天上早自习时，那条划在我和范世莲坐的板凳中间的白线不见了，我忙找来粉笔打算重新划上。范世莲却说算了别划了，省得划了粉笔灰染衣服。我说不划也好，要不我早晚还得摔个四仰八叉。

中秋节过后，学校为了抓好冬季防火，要求住校学生必须全部到食堂就餐。但多数学生因交不起伙食费，仍在课余时间躲在宿舍里自炊。结果，早晨一起床总务老师就将宿舍上了锁，直到晚上九点下自习才打开门。这样一来，大家从家中背来的粮食锁在宿舍里拿不出来，个个饿得清口水直淌。

上午放学时，我看到“鸭子”眼睛水汪汪的，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往地上甩。我知道他感冒了，劝他买点“感冒通”来吃。他摇摇头说，感冒感不死人，挺一挺就好了。其实我知道他是没钱，我也没钱，也就只好让他硬挺了。加上中午肚子不进食，下午才上完第一节课，“鸭子”周身就烧得烫乎乎的，只会翻着白眼说胡话了。我只好把他背到学校后面一个避风的黄泥巴沟头，抱了捆芭谷草给他躺下，让西边的太阳金晃晃地铺在他身上。我见他的嘴半张着，舌头在干燥的唇边一舔一舔的说着什么。我只好像《地道战》里的龟田小队长听有没有人挖地道一样，撅起屁股把耳朵贴到他的嘴边，才听清他说的是吃，我说你再挺一下我就给你去找吃的。

可到哪里去找吃的呢？宿舍的门被锁得严严实实，大门是进不去了。我围着宿舍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就在我转完第二圈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宿舍侧面的山墙上开了条足有半寸宽的裂缝，裂缝从墙根弯弯扭扭一直开到了三楼的山墙顶上。一看到墙上的裂缝，我心里就有办法了。我打算沿着墙上弯弯扭扭的裂缝攀上房顶，钻进宿舍去找吃的来救“鸭子”的命。在常人看来，要想顺着墙上的一条裂缝爬上房顶，简直比登天还难，可对我来说却是小菜一碟。我人长得难看，爬高下低却干得很漂亮。前几年，我们村子东边有一排栽到云南昭通去的水泥电杆，电线还没有栓上那阵子，我经常爬到水泥电杆的顶上学“雄鹰展翅”、做“金鸡独立”，吓得村里几个小姑娘直吐舌头。平时上山砍柴，下树的时候，为了不让树身搓破衣裤，我就像青蛙一样，松开手脚往下蹦，两三丈高的大树，要不了三五蹦就到了地上。所以，爬墙裂缝自然比爬滑溜溜的水泥电杆容易多了。

我见四下无人就脱下草鞋，用两手和大脚趾交替着抠住裂缝，一会儿就爬到了房梁下。然后双手抓住房檐边，拉臂收腹一个屈体后空翻上了房顶。拆开盖